

野人

未解之谜

YEREN

Wei jie zhi mi

中国野人未解之谜
外国野人未解之谜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Q98/8

2008

野人 未解之谜

YE REN WEI JIE ZHI MI

金雪飞 编

施天丽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人未解之谜 / 金雪飞, 施天丽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1

(探求知识丛书)

ISBN 978-7-5306-4868-1

I. 野… II. ①金…②施… III. 人科—普及读物 IV. Q9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799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4.80 元

前言

广袤的太空、浩瀚的宇宙、神秘的太阳系；美丽的地球、人类的起源、史前的文明；神奇的金字塔、诡异的百慕大……人类在认知自然的进程中，经过不断的探求、摸索、研究，了解认识了许许多多知识和现象。但是人类在众多领域尚有不少未知的、茫然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古埃及法老死后留下的诅咒为何会屡屡应验？恐怖的百慕大三角区魔力缘自何处？秀美的神农架“野人”真实面目究竟啥样？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所目击的UFO是真是假？“太空来客”“水星生命”是否确实……

宇宙、地球、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这些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事件与谜团，真实而广泛地发生着、存在着、演变着。这其中有些是我们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尚不能解释和掌握的，有些是其真实原因或本来面目被历史所尘封。但它们所散发出的神奇魅力，长久以来吸引着无数的人们的好奇心，不断地激发人们探求其真相的兴趣，以求其真相大白于天下。正是在这种对自然的、天文的、地理的、人文的未解现象和事件的探求、解析、破译中，我们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和知识上的收获。

“探求知识丛书”以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为特征，以激励青少年读者学习欲望、培养兴趣、探求知识为出发点，将各个领域中的神异奥秘、奇闻趣事、未解之谜等现象编写成书，划分为





野人

未解之谜

YE REN WEI JIE ZHI MI

宇宙、地球、人类、大自然等类别。丛书全套十册，基本涵盖了各个领域中最有趣味、最被关注和最具价值的内容。宏观到宇宙太空，微观到昆虫植物均有广泛涉猎。在真实准确的基础上，注重趣味性和可读性，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将大量目前科学还无法解释的事物和现象讲述给青少年读者。为其展示出更为广阔的认知视野和想象空间，激发青少年的兴趣与好奇，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掌握探求知识的本领，去探求未知领域的真相，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展示自我、体现价值、造福人类。

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或许在你阅读这套书时，有些未解之谜已经或正在解开。相信这套“探求知识丛书”会成为提升广大青少年读者科学文化素养的理想读物和良师益友。

编者

前
言



— 目 录 —

中国野人未解之谜



中国“耶提”——“雪人”	1
关于“野人”的传说	10
神秘的神农架“野人”	17
神农架“野人”之谜的不懈探索者	26
神农架“野人”再现	38
神农架“野人”夫妻	40
驯猪的神农架“野人”	42
“野考”队员见到的“野人”	43
中国“野人”大搜索	46
新疆“野人”之谜	50
新疆阿尔金山“大脚怪”	53
广西、贵州山区出现的“野人”	56
被捉的“野人”母子	58
小兴安岭“野人”	61
云南“野人”	63
云南教师李明智与“野人”搏斗	69
西藏“野人”之谜	71





黑牛救主斗“野人”	72
救人危难的“野人”	74
湖南新宁县捕获的“毛公”	76
在娘娘坝被击毙的女“野人”	78
兵分六路追“野人”	80
20名学生被“野人”吓坏了	81
秦岭“野人”	83
康巴“野人”之谜	86

外国野人未解之谜

外国野人未解之谜

帕米尔探险	89
蒙古的“阿尔玛斯”	99
北美洲的大脚“野人”	113
天山西部的“其伊克阿达姆”	124
非洲森林“野人”之谜	126
西伯利亚“雪人”	129
喜马拉雅雪山“耶提”	131
高加索山区的“吉西·吉依克”	138
“野人”在国外的行踪	142
格鲁吉亚“雪人”之谜	144
向矿工们进攻的“野人”	146
俄罗斯科学家邂逅“阿尔玛雪人”	147
森林“野人”之谜	150
美国“冰冻野人”之谜	152
越战中美军遇到的“野人”	155



索托尼森林“野人”的秘密	161
伊凡·马克斯——由目击者到探索者	177
红宝石溪“野人”之谜	179
俄勒冈州荒原上的“野人”家庭	181
不忍伤害“野人”的罗伯特·W.摩根	183
驯化挪威“雪人”	185
加拿大的萨斯考奇人之谜	188
加拿大发现“野人”	195
澳大利亚“野人”	196
阿尔玛斯“野人”和尼安德特人	197



中国野人未解之谜



中国“耶提”——“雪人”

关于中国“耶提”(雪人),1979年4月22日的《星期日电讯报》上,出现了戏剧性的标题《士兵们吃掉一个“耶提”》,内容是根据刊登在中文杂志《化石》上的一篇文章。据报道,早在1962年,在某地执行任务的士兵,杀死和吃掉一个像“耶提”的动物。文章提到,这个雪人是士兵们在一个偏远地方杀死的。此后,在西藏境内和附近地方,至少有十次发现“耶提”,其中包括最近的一次发现(在1976年)。

查阅《化石》杂志,第一次接触到关于“耶提”这个问题的文章,是石柱在1977年写的一篇标题是《有“野人”存在吗?》该文只着重回顾了各国的“野人”故事,因而不甚重要。后来又有两篇来自中国的英文文章,发表在《中国建设》杂志1979年7月号 and 8月号上,题为《“野人”——事实还是虚构?》和《神农架林区——稀有物种之家》,前一篇较为重要,是由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写的,他们曾在湖北省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报道这个地区有“野人”存在。





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和民间传说中,有许多记载称有大而多毛的人形动物生活在中国中部(湖北省西北部秦岭——巴山——神农架山区的广大森林里)。遥远而神秘的神农架地区,充满了生动的传说。“神农”——传说中的神王,农牧之父,当他来到这个地区采集草药时,也被山岭的高度吓住,不得不建造一个台架。从而得名“神农架”。

神农架约3250平方公里,大部分是悬崖峭壁,崎岖山地,高达2499米,最高峰3048米。大约在1798米高的山地,保持着较低温度,周围低势山地,盛夏闷热,形成小气候,致使神农架适合各种珍奇动物群的生存和发育。这个地区又是中国罕见的外来木材资源地之一,以及适合于高级纸张制作需要的箭竹生长地,而箭竹正是大熊猫喜爱的食物。

中国古代记载有奇怪的灵长类动物的存在,2000年前,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0~278)所写的楚辞《山鬼》中就提到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家就是湖北省神农架南的秭归县。唐朝(公元617~907年)的史学家李延寿,在《“南史”梁武帝本记》里描写了一群“毛人”出现在湖北省的江陵县。后来清朝诗人袁枚(1716~1198年),在他的《新齐谐》一书中说到,在陕西省西咸宁县(今西安市东)有一种似猴非猴的类人动物存在。

首先科学性地观察中国“耶提”的人,是近代一位生物学家王泽林,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回到了中国。1940年,他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时,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约九十月间,我们从宝鸡经江洛镇到天水去,汽车到了江洛镇和娘娘坝之间,我们忽然听到前面打枪。汽车开到放枪的人群前,大家下车看稀奇。只见“野人”已被打死,停放在公路边。因为刚死,身体还很软。它个子高大,约有两米左右,全身都是灰红色厚毛,很稠密,约有一寸多长,当时面朝下卧着。乘



客中有好事的人，便把它翻转身来看，原来是个母的，两个乳房很大，奶头很红，像是刚生孩子不久。面部毛较短，脸很窄，眼窝深，颧骨和双唇突出，头发约一尺长，披在头上，形状很像女性北京猿人的石膏塑像，但毛比那塑像的毛长得多，厚得多。由于双唇突出，样子很难看。

“据当地人说，‘野人’一共来了两个，可能是一公一母，来此已一个多月了。‘野人’力气很大，经常直立，个子都很高大，善疾走，登山如履平地，一般人追不上它。没有语言，只会号叫。”

王泽林本人是一位生物学家，他完全可以肯定这个动物不可能是熊或是其他科学上已知的动物。看来，事情发生的准确地点和细节都是可信的，而且描述的情况也很符合其他的发现。

后来，1976年5月14日凌晨一点钟发生的事，再次激发起人们对整个“野人”问题的兴趣，使最顽固的怀疑者都不能不相信。神农架林区的六位干部开车到一个叫椿树垭的地方，它是房县和神农架之间的一个村子。他们经过时，汽车灯照到了一个浑身是毛，无尾巴的“野人”，当时司机用灯照着“野人”，其他人走上前去，在距离一米左右内看得很清楚。他们肯定地认为，既不是熊，又不是任何其他已知动物之后，给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发了电报。这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大家要求组织科学家考察组和部队登山队一起开进森林。最后，终于决定组织考察队，包括北京、上海、湖北省、陕西省和四川省的科学工作者们，以及摄影记者、持枪战士，携带麻醉枪，录音设备和猎犬等，组成了一个力量雄厚的一百多人的考察队。此外，还得到来自武汉的部队侦察员的协助。1976到1977年期间，考察队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察，向数以百计的群众做了调查，并与当地民兵、社员一起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探查。正像通常的这类考察一样，他们没有发现“野人”，但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1976年6月19日，房县桥上公社三十二岁的女社员龚玉兰，带着四岁的孩子在山上割草时，看见一个“野人”背靠在树上蹭痒。考察队找到了她说的那棵树，在离地面一米三的树干上捡到几十根细毛。以后，同年八月在该树离地面一米八的位置找到了两根长毛。

两年来的考察，调查了500平方公里的面积，收集了这一带的地理资料及动植物群的资料。凡是涉及有“野人”的很多记载，对“野人”的描述都是很逼真的。最典型的事例是：陕西生物资源考察队员吴家炎、牛勇二人，在1977年10月写的关于陕西省中部山区发现“野人”情况的报告中说，他们从陕西周至县翠峰公社五联大队生产队长庞根生（时年33岁）那里，记录到了下列这段话：“1977年6月初，我到大底沟砍辕木，上午11时至12时左右，在沟坡的树林中和‘毛人’相遇。‘毛人’逐渐向我逼近，我害怕了，不断向后退缩，直到背后靠到石壁不能再退为止。‘毛人’还向我逼近，离我七八尺到五六尺。我举起斧子准备拼。大约相持一个多小时后，我摸到一块石块，用力向‘毛人’掷去，砸在‘毛人’胸部。‘毛人’大叫几声，并用左手抚摸被砸处，向左转身，靠着一棵小树，然后慢腾腾地向沟底走去，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咕喽咕喽的声音。那‘毛人’高约七尺多，肩比人宽，前额向后倾，眼窝深凹，鼻孔稍向上翻，鼻头像个肉球。面颊凹进，耳像人耳，但较大，双眼圆睁，也比人眼大。下颌骨突出，上下嘴唇外翻，门牙宽如马牙，眼珠黑色。头发暗棕色，长约一尺多，散披两肩。面部除鼻，耳，均生短毛，两耳外露。前肢长过膝下，手大，长约五寸，拇指稍分开。无尾巴，全身毛短。大腿粗，小腿长于大腿，两腿分开，直立行走。脚宽而长，前宽后窄，脚长约一尺多，宽约五寸，五趾分开。那‘毛人’是公的，看得清清楚楚。”

以上描述的细节与关于“耶提”的其他报道有相似处，也有相异处。体格各部的一般比例、毛发、臂长等很相似。所描述



脚型也和喜马拉雅“耶提”及北美大脚“野人”相近。身体上毛发的分布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动物的面部大都少毛。中国“耶提”有靠树蹭痒的怪癖，因而能大量采收它们的肤毛，它们的另一个独特处是偶尔有挑衅行为（或者只是出于好奇）和宽广的音域（比如低声的咕噜和高调的号叫）。当然，据说“耶提”有各种不同叫声，民间传说中还记载说，“耶提”能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所以上面报道中国耶提的叫声还是可信的。

可笑的是，几年之后竟出现一篇歪曲讲述人庞根生的发现的报道，刊登在1981年6月15日出版的英文杂志《周末》上，题为《毛人奇遇记》，报道中有如下一段描述：“它是身高10的一个东西（按：10字后未写单位，不知是中国尺还是英尺），全身披长毛。它的双唇厚实，牙齿大得像马齿。毛发长，呈棕色，双臂很长，双腿粗大。我大吃一惊，忙捡起一块石头，砸它的腿。但是，它并不向我进攻，却拔起一棵小树，用作拐棍，一瘸一拐地扬长而去。

这真可以称得起是任意篡改故事情节的“光辉典范”。

1980年12月2日的《每日电讯报》报道了一件更为令人惊异的奇怪新闻，标题为《以猿人为父的中国孩子》。其驻北京特派记者从《光明日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报道的是一个女人在湖北省“野人”频繁出入的大森林地区失踪了27天，这个地区显然是神农架地区。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是这个女人承认曾被“野人”捕获过，她后来生了一个“猿孩”。更有趣的是这个女人虽然承认被“野人”捕获过，却否认和那个“野人”发生过关系。据《光明日报》报道，猿孩的骨头，最近经过研究，其检验表明既有猿的特征又有人类的特征。遗憾的是对骨骼没有做出一个科学性的报告而令人失望。从而在“野人”的探索上也未能前进一步。然而，对中国耶提的兴趣仍然引起科学界及广大公众的关注。

周国兴，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他在“北





京人”发现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提出了他对“野人”研究的一个发现。西方报纸披露这项资料的唯一参考消息，还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中国人追捕躯体高大，长有鬃毛的“野人”》（1980年1月5日的《纽约时报》）。周先生公开发表过十二篇论文和另外一些关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通俗读物。1977年他参加了“神农架”地区野人考察队的研究工作。虽然没有捕获到“野人”，但搜集到了许多有关“野人”存在的证据。考察人员在一个地方接近了一个“野人”，在几乎能捉到“野人”的时候，一个慌张的战士开枪打中了自己的腿，队员们应枪声而来，却吓跑了这个“野人”。

1981年1月19日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下面的一篇奇妙的报道，标题是《关于“野人”的新消息——彭恒材寄自神农架的通讯》：

“深入到湖北省西北部神农架地区考察珍奇动物的五年计划引起举世瞩目，考察工作的第一年已接近年尾。各考察队的成员来自房县、竹山县、达旺等地，汇集到考察的中心地——神农架林区的篙坪。

“1980年，考察队员们忍受饥饿，风餐露宿，战胜了严重的困难，搜集了新的资料，并且在考察神秘的‘野人’方面有重要的发现。在这一年里，每个考察队都发现了大量的物证，包括这种动物的足迹，毛发和粪便。在距神农架主峰一百五十里，海拔2400米的一座山上，他们在两次的探索中，发现这种动物留下的足印，总数达二百多个。在第一次探索中发现的足印长48厘米，平均跨步为2米半。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大足印。这些接连发现的清楚的五个脚趾可辨的足印，已由中央新闻制片厂人员拍摄下来。

“同年，陕西省和四川省的群众，也向考察队多次报告过目睹‘野人’的情况。板仓公社第二大队的老农严明德向一个考察队述说，1947年的中国农历九月份（公历十~十一月）那时他



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看见八个红毛“野人”从羊角洞地方的原始森林里跑出来。当时两千多士兵追捕了十多天,后来,八个“野人”躲进坐落在深山中的偏僻茅舍。士兵们包围了三间茅屋,架起机枪,放火烧屋,七个大“野人”,高八尺,拿起了木块,草把冲出了包围圈。还有一个小“野人”,落在后边,跌倒在火中被烧伤了。他被抓出来,当众劈成碎块。严明德的报告是在湖北省西北部发现“野人”数量最多的一次,是很有价值的新发现。“不久前,廖宗贵和他的侄儿在某地打柴。由于当天雾大,他们彼此不时地招呼着,结果惊动了两个‘野人’。其后考察队在现场发现了长度为49厘米的更大足印,以及其他可信服的物证。

“在一年的实地考察中,考察队完全可以肯定,确有一种以某种方式生活着的奇怪动物。分析那些由目睹者所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动物不在白日活动,其生活方式可能相当离群,以减少人类对他们的威胁。考察队也总结了教训,认识到四处流动的队组考察方式,是考察工作收效甚少的主要原因,不适合达到预期的目的。”

报道的第一部分《包括关于大足印的描述》确实成为1981年1月20日的世界性新闻。另外,八个红毛“野人”的故事给人们留下神话般的印象。报道中的第三个情节是砍柴人发现的那两个“野人”,看来更为可信,特别是随后就发现它们的足印。但是,报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结语中有节制的评论,肯定了一些科学工作者多年来酝酿的一个观点——为数不多的人较长时间地坚持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活动,这才会是获得确切的科学信息的唯一可能途径。其他方面的经验,也可以印证上述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如中国和尼泊尔组织大规模地追踪“耶提”,和花费很大投资的活动,黛安·福西对大猩猩的考察研究,规模较小而收获更大,以及珍妮·吉多尔关于黑猩猩的研究,都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耶提的报道,可引出以下的几种假说:

1. 传说甚多,也发现“野人”留下不少物证,但未捕获“野人”。

2. 确有这种动物,或是前所未有的,或是以前未分类的灵长类动物。

3. 其他的可能性:灵长类的“返祖”型,确实已“变野”的人,逃入荒原的隐居者或白痴。

如果承认第二种假说,那还有个如何分类的问题。为了解决分类问题,就有必要从行为和骨骼(形态学的)特征上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做比较。毫无疑问,中国耶提只是类人的动物,因为从各方面看并不像是人。尽管在中国至少是发现了残留的毛发和粪便,但众所周知,毛发的分析鉴定和确切描述是极其困难的。北京的科学家们也仅能肯定地认为,他们发现的毛发,确实不同于棕熊或黑熊的毛发。在神农架,还生活着其他四种灵长类动物,下一步就是要对所有这些动物的毛发进行精确的对比,已经发现的足印不下数千,看来大部分属于熊类的或类似动物的足印,但有些确是非常罕见。这些奇特的足印是细长形的(未记载确切的长度),前宽4寸,后跟只宽2寸,脚趾圆形,大趾较分开。查看排列成行的足迹,跨步的差别幅度为19.5~39寸。

1976年的9月,在房县红塔公社左侧的山梁半坡一个陡岩顶部,发现几堆粪便。在这一年先后四次于此处发现“野人”活动,其中1976年的3月、6月、7月三次,发现的“野人”均是一母带一小。同年11月看见一个成年“野人”活动。粪便都已干硬,看来像人的粪便,含有未消化的果皮和野粟等残渣,但其中无兽毛及碎骨。这个发现很有趣,而且可能很有意义。经有巨猿属以来,这种早期的素食动物,比如山区大猩猩(可能是耶提的祖先),其栖息地在很多方面和神农架的自然环境相似。可是,1977年8月30日,在神农架林区泮水公社铁炉沟一个山坡及一



个岩洞中,发现了另一种粪便,粪便中含有大量昆虫蛹皮。在追踪“野人”行迹中,发现“野人”从桦树皮下剥吃昆虫蛹。总的看来,粪便颇似灵长目动物类这种杂食动物的粪便,明显地排除熊类和有蹄类动物粪便的可能。因而,耶提很有可能是灵长类种族的另一个分支,或者是过去推想已绝灭的种属,它可能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如山区大猩猩),甚至和人类有共同的祖先。

中国科考人员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他们那里的“野人”和巨猿属有联系。人和巨猿可能有共同的祖先,大约在两千万年前分成两支,其后经历了并行的一定发展阶段。巨猿属的分类还无定论,因为已知的仅有几颗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牙齿和颌骨化石,然而,显然它是一种巨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属于类人猿属种,大小与现代的猩猩差不多,长有适于咬碎坚硬食物的磨牙和平的犬牙。与其把耶提看成巨猿属的活代表,不如把它说成是其后代,似乎更为合理。巨猿属可能在五十万年前便已灭绝,但其后代却可能残存下来。类似的例子还有,比如有一种原始鱼类,属于总鳍类,过去以为已然绝灭,而现在发现还有很多存活。在神农架地区到处有“活化石”的植物,包括水杉、鸽子树、鹅掌楸等。那里还有稀有动物,像白熊、大熊猫、扭角羚、金丝猴等(在神农架地区已发现三种不同变种的金丝猴,是世界上仅有的发现)。这种独特的动、植物群为一种未知的灵长类动物——巨猿属本身或其后代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地。

但是,还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或科学性较少的假说。“耶提”的产生,可能与中国第一代封建帝王秦始皇督修长城时期无意制造出来的影响有关。据民间古老传说,一些想躲避修筑长城劳役的人,逃进了深山老林躲藏。经过无数代后,他们的后裔变成了“野人”,浑身长出毛,仍保持语言能力。有时他们从森林中出来,便问:“长城修好了吗?”即使人们回答他们已修好,他们仍不相信,惧怕被抓,还是跑回森林中去了。多么可悲。

